



春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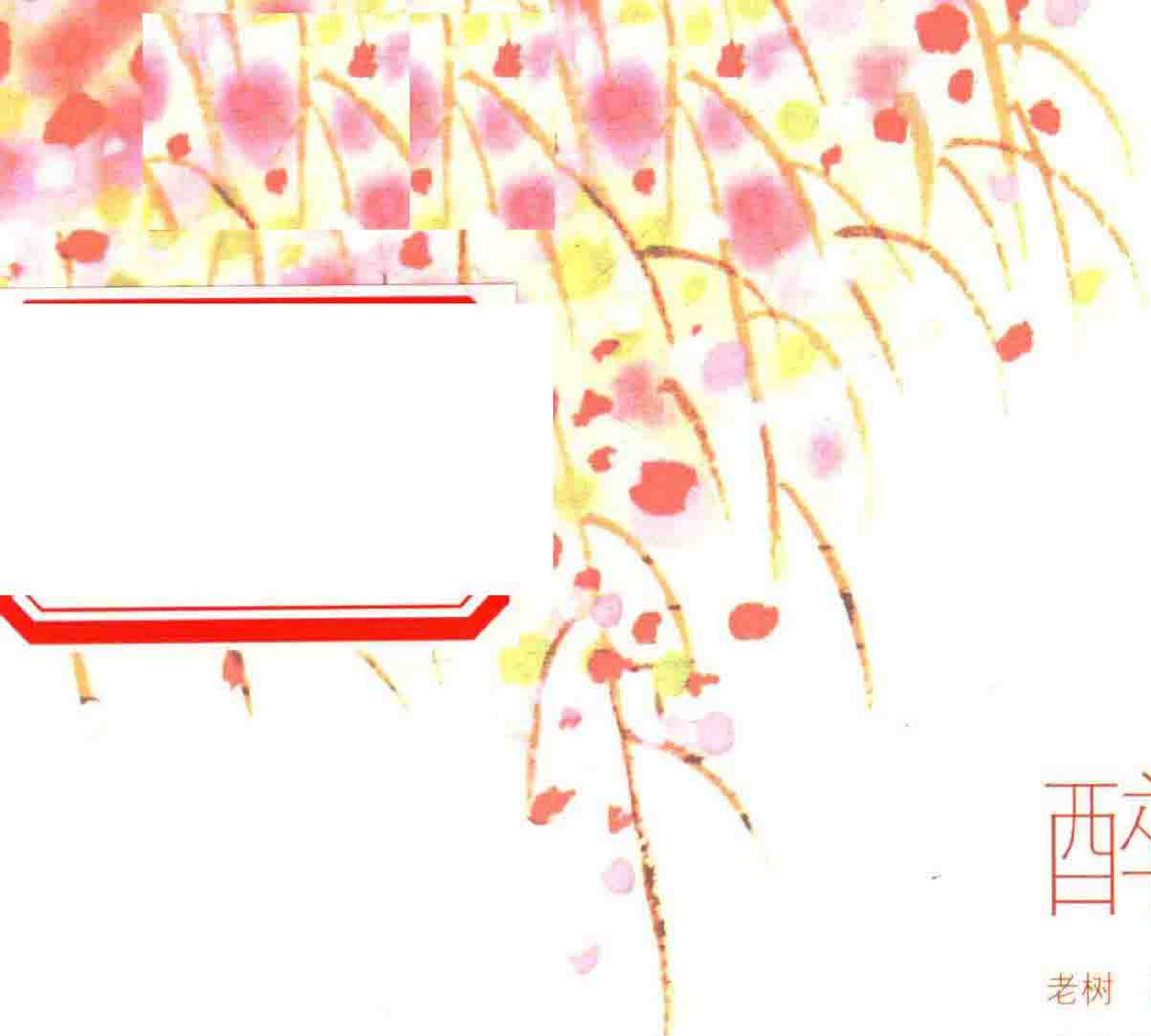
醉花阴

老树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老树画集 四季系列



春日

醉花阴

老树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醉花阴 / 老树著. —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7.3

(老树画画·四季系列)

ISBN 978-7-5479-1455-7

I. ①春… II. ①老… III. ①绘画—作品综合集—中国—
现代 IV. ①J2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8686号

老树画画 四季系列

春：醉花阴

老树 著

责任编辑 朱艳萍

审 读 吴 迪

责任校对 郭晓霞

整体设计 品悦文化

技术编辑 顾 杰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

网 址 www.ewen.co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qh@163.com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89×1230 1/32

印 张 6.625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9-1455-7

定 价 39.80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写在前面的话

一簞食一瓢饮，一树花一世景。世间总有很多纷纷扰扰，难得偶有闲心，享受岁月静好。在老树信手描绘的四景绘本里，醉享春花烂漫，贪赏夏树凉风，卧看秋云变幻，静饮冬雪纷纷……生活的步伐不知不觉间慢了下来。四季的花草，朝夕的感悟，有戏谑也有更多的真情。一个饮酒撸猫性情中人，用笔墨记录下的细碎瞬间，让我们收获了画里字间的小感动，小共鸣，小确幸。

老树说：人得有理想，有梦想，甚至得有空想。人不能总是目标明确地活着：人有时候得什么都不为地活着：不像任何人，不像任何说辞当中描述的那样。如果说这样的活法也会有个目标的话，那么，唯一的目标，就是向自己而不是他人证明：我活过了。我像自己期望的那样痛快地活过了。

《春·醉花阴》

《夏·摸鱼儿》

《秋·梦行云》

《冬·忆旧游》

“老树画画·四季系列”为你在现实的世界中，寻找那份活着的痛快，不必折腰事王侯，不用无端生闲愁，云远天高，相视一笑，这就足够了。

但任
平生

活在北京的程东和刘树勇

程东原本是在北京军区工作的一个政工干部，他工作的部门算是个风水不错的地方，从那里当官当出名堂的人还真不少。可是程东感觉痛苦。程东不想当兵，这愿望从一当兵就有，而且一直缠绕了他十多年。所以他想脱下虎皮，去掉伪装，还其本来，自自在在，不当官也罢。但是，就这样，问题发生了。

刘树勇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里的教师，教汉语和文学。他每天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没有人认得他，他也很少认得周围的人。教书教到四五年上，就想去干点别的事。出去转了一圈，才发现不对，这使他很苦恼。刘树勇一直想干点事，干美术，干摄影，干电影，干文学，干陶瓷，反正什么都干，但都没干出多大的名堂。于是就一直干酒，事情真难办。

程东和刘树勇是大学里的同班同学。一九七九年秋，秋阳金黄的时候，他们背着铺盖卷儿，来到了天津南开大学，到中文系读书。先住在一个大食堂里，后来就住在靠湖边的一个小楼上，很浪漫。那时候他们

都很有理想。历史啊，啊！啊！现在看看那时候的照片，又年轻又土。十几年过去了，变化很大，这都是活在北京的缘故。

现在程东三十四岁。现在刘树勇三十岁。现在程东身高一百八十厘米，体重八十四公斤，又白又胖，戴副眼镜，见到他的人都说他文质彬彬，认为他是好人。他显得呆一些，很少招惹是非。经过这些年生活的磨炼，他应该成熟了。

刘树勇身高一百七十五厘米，体重七十五厘米。长得挺黑，爱剃光头，有点儿匪气，很爱叹气。爱穿得马马虎虎，像个流浪汉。这么个人怎么能为人师表？不料在学生中竟很有些威信，受到少男少女们的爱戴。爱戴，这个词你当是开玩笑？现在这些年轻人啊，你就不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

谁都知道北京这地方有点儿毛病，活在北京的人都可能受感染。程东和刘树勇也可能是病了，自打来北京情况就不太好。一九八六、一九八七、一九八八、一九八九，这几年情况尤其不好。不好怎么办？又不能治，所以他们分别写下了《心疼自己》和《我很严肃》。

这两篇东西分别发表在《天津文学》和《十月》上，感动了不少人，也使很多人愤慨。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东西？为什么非要这么写？关于这个问题二人有比较深刻的阐述。下面是程东讲的话：

我就要这么写，要不然就不写。我们活在北京，总有话要说。我又不是哑巴，再说又不是不懂文学，干吗不写？其实写之前，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写，而写了之后，我才知道我不写不行。北京，就像一个烂泥塘，

在那里生活只会使人越陷越深，这就是我写完之后的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是我觉得自己超越了，从泥塘里飞起来，这时候我发现头顶上一片光明，原来这世界还有美。然后我就想到，我可能再也不会写这种东西了，这就是我的第三个感受。

下面是树勇讲的话：

活在北京，不由得我不严肃。又是个大学老师，就更不能儿戏。每天面对那么多的总让你觉得是天真无邪的少男少女，就觉得重任在肩，就觉得自己真的是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北京，这种日子过得久了，感觉会不错，甚至会觉得自己活得很高雅。北京有很多人就觉得自己很高雅。可是，有一天早晨醒来，突然发现自己是在骗自己。自己骗了自己六七年，真是白活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坐在床上想，这么多年了，到底是怎么活着的，应该好好地想一想，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了，这段又严肃又虚伪的日子就算是彻底地过去了。以后就可以换一种活法活了，尽管我并不知道那种活法是什么。可是写完之后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别的活法，只要是在北京，只要是活着，就只能这么活下去。人是个微不足道的东西，什么都不可能改变。把过去的日子写成小说，并没有使现在的日子过得更好，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明白自己是怎么活着，这就够了。

一个人活得好不好，全在感觉。北京是全中国人民向往的地方，真正有帝王的气派。只要你是个中国人，你就不可能不想去北京看看，否则你就真有些邪门了。所以在北京，大多数人都活得很好。用程东的话说，

“好像北京都是他家的一样”。用刘树勇的话说，“跟真的似的”。他们好像不怎么喜欢北京人。刘树勇的小说里写到他在公共汽车上与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恶狠狠地说：“我揍的是一个北京人！”其实他对北京人并没有什么偏见。人嘛，愤怒的时候，看见谁都觉得可恶。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的，比如程东的小说里就写了许多这样的人。这都是与他差不多的同龄人，都活在北京，都情绪激动，都爱骂街，最后也都免不了潦倒。一败涂地之后，学会了生活，然后娶老婆，然后生孩子，不了了之，就此平静。

程东与刘树勇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在学会如何生活的问题上有障碍，所以他们学得慢。这还不说，他们还反过来斥责那些学会了如何生活的人“活得像狗”！为了自己不能像狗一样地活下去，他们就要出国了。程东如此述说他的心情：

省悟到自己只有出国才能有自由，为时已晚。痛悔之下，急起直追，天天嘴里念念有词，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美国书。美国真好！人活在上，毕竟还有一个可以向往的地方。我希望我的朋友们都去，一起去打天下。毛泽东说过：“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人只有在折腾的时候，在满怀希望的时候，才觉得自己真实地活着。一共就只有几十年，还有什么看不开，还有什么豁不出去！我，程东，一个堂堂正正立地一米八的汉子，在哪儿还找不到碗饭吃！

刘树勇说：

谁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还满肚子浪漫，我说他就是有毛病。程东跑

来兴奋地对我说，走吧走吧，我们一起去美国吧，到了美国就不一样了。我们一起打工，一个月至少挣个千儿八百美元，谁也管不着我们，多棒！有了钱，我们就买辆破汽车，然后，我们就开着车横穿美国，多棒！我被感染了，浑身热血沸腾，好多天不能平息。到美国去！美国就是自由，美国就是痛快，美国就是不再受那些混蛋领导的压制，美国就是房子，就是有钱，就是想怎样就怎样。我们活得有目标了，我们不再心情不好！这就是理想。人有了理想就有救了。人有了理想就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就什么人间奇迹都会创造出来。我们干吧，只要干下去，我们就熬出来了！

不过刘树勇说是说，真要是干起来，就三心二意了。他头绪很多，这个那个的，总有乱七八糟的事情让他安不下心来。程东不同，他闷在屋子里拼命钻英语，而且毅然脱离军队，不是转业而是复员，也就是不要国家给他安排工作，提前打破“三铁”，减轻了国家负担，觉悟够高的。可是大家都不理解，觉得他太冒险。国家是干什么的，开玩笑，中国人活在这里不靠它靠谁？但程东不管这个，他把户口落在街道，把裤腰带勒得紧紧的，就朝着目标奋斗了。不过经常有老太太来找他查问情况，因为他已经归老太太管了。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人管，那就乱套了。老太太很负责，总用大眼睛审问他，因为她听说军官没有复员的，军官都是转业，军官复员，一定是犯了错误。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圣诞节刚过，程东就穿上新买的羽绒服，挟着他辛辛苦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办来的一应手续，冒着风雪，

到北京的秀水东街去了。谁都知道那里是美国使馆签证处。门外排满了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等候着进去签一签。据说在这种美国人的节日里，是会对中国人宽容的。但程东却被拒签了。面谈一共没有几句话，美国人见得多了，都是千方百计想要钻到他们国家去的中国人。一位面容姣好、身材顾秀的美国姐儿坐在一面大玻璃后面，她说：“对不起，你不符合我们美国的条件。”程东说：“请让我解释。”她问：“你要给我什么样的解释？”程东慌慌张张地说，说得结结巴巴，那美国姐儿就悠闲地把材料塞出来，粲然一笑，说：“拜拜！”程东挟着他的材料出来时，真不想再活了。寒风像刀子一般割着他的脸，他一路诅咒着美国佬，一直向建国门地铁站走去，走得十分艰难。

程东和树勇一下子就老实了。尤其是树勇，去美国这一档子事还没有想完，还没有开始行动，就彻底泄气了。美国是我们去的吗？笑话。于是树勇就不再想这件事了，就想老老实实地做个中国公民，像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一样，生一个孩子，跟老婆平平淡淡地过日子。但这并不容易，过日子不是在家里干坐着，得有房子住，得有饭吃。于是，树勇就发现自己的日子又回去了。这真是恶性循环。但不管怎样，知道自己逃不出去，也就平静下来了，就不再满脑子幻想。这就是进步。树勇每天照样上课，照样面对那些少男少女们慷慨陈词，照样认真地学习中央文件，总之，一切都跟真的一样。他觉得这样不错，因为他不再把这些事情当回子事儿来看了。这就是境界。树勇开始有点儿境界了。

树勇目前还不想辞职，因为树勇还想让国家分他一套大一点儿的房

子，好安顿老婆孩子。革命革了快十年了，最后想让国家分他一套房子，这并不算慷国家之慨。总之，树勇现在基本上想通了，他不想再瞎折腾了。他就想每天坐在家里写写东西，没事的时候找几个朋友出去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喝喝酒，然后再回来写东西。他现在胃口很好，睡眠也很好。总之，他现在很平静，不再想愤怒了，他只想微笑着活下去。树勇说，我老是朝别人微笑着活下去，这点权力还有吧？

都说美国很自由，其实未必。程东现在已经喜欢中国哲学了，树勇也是如此。自由不在一时一地，而在内心，这个道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都认识到了。何况在内心深处，对北京也还是有点儿什么的。毕竟是生活了如许年头，风风雨雨，宝贵的生命留在了那里。正所谓恨之极，即是爱之极。恨与爱，其实又怎么可以分开。佛家把恨与爱都叫作“边见”，意思是偏颇之见，很有道理。佛家又说“诸行无常”，更是深入人心。人嘛，活在世上，何必瞎激动，激动也没有用。最近程东正在研究佛学，人们说他有佛相。刘树勇似乎也在朝这方面努力，那张总像要找人玩命的脸也开始绽放笑容。佛相总会有的，这毫无疑问。人们总在改变自己，不断向前迈进，活到老，学到老，而且越变越好。

关于程东和刘树勇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世界没有改变，北京也没有改变，但是二位英雄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时过境迁，就像孔老夫子说的那样：“逝者如斯夫！”唯其如此，才当得起这“英雄”二字。现在他们照样生活，照样工作，照样在北京干着一些小小的事业，但是胸中已只有微澜，没有巨滔。他们如今也还是可以写小说，甚至题目都已

经有了，程东的是《更正自己》，刘树勇的是《我很安详》。当然，目前还没有写，因为他们二人都有点儿谦虚，觉得自己修炼还不够。但是总会写的，或许现在就正在写，谁知道呢？看他们近来，都显得有些神秘。

不过，他们已经发表过的这两篇东西，的确是真真实实的自我表白。老实说，真不错。还没有一个活在北京的人，写出过这么深刻的玩意儿。读了发人深省。每一个中国人，如果他想了解北京人怎么活着，就应该看看它。真实的东西永远不会骗人。就说这么多吧。

下面是他们写的一首诗：

今天晚上我们喝多了

我们就说起了当年是多么多么快活

我们记起了许多的人和事

觉得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一晃

一晃都十多年了

恍恍惚惚三十年四十年就要过去

这日子真经不起一过

我们说什么好呢

我们听一首忧伤的歌

歌名叫我很快乐

老天安排

我们去北京生活

生活之火燃烧得我们周身发热

希望在东南西北发光

沮丧在上下左右垂荡

我们有多少值得永远怀念的那一天

许多楼房

许多很宽的马路

许多寂寞的时光我们独自守在空房

上帝

我找不到奋斗的方向

门外到处充满了人群

老天安排

这一切全都莫名其妙

我们不会写诗

但是生活常常逼我们去写

我们就这样成了诗人

仅管这些诗臭不可闻

但有很多人爱读

他们是我们的老婆和朋友

还有许多我们不认识的人

灵魂毕竟相通

无论在天堂还是在地狱

你听那个声音

用心听

你肯定会听到

它永远在飘

不要怀疑

否则就不能了断

北京也许是我们终生居住的地方

在这个地球上

它就是我们的家

它也许并不复杂

复杂的是我们

每天看到太阳从北京的东方升起

我们就不能对自己的心下判语

我们像一只花里胡哨的鸟儿

被关在北京这只金色的笼子里

大海在东边